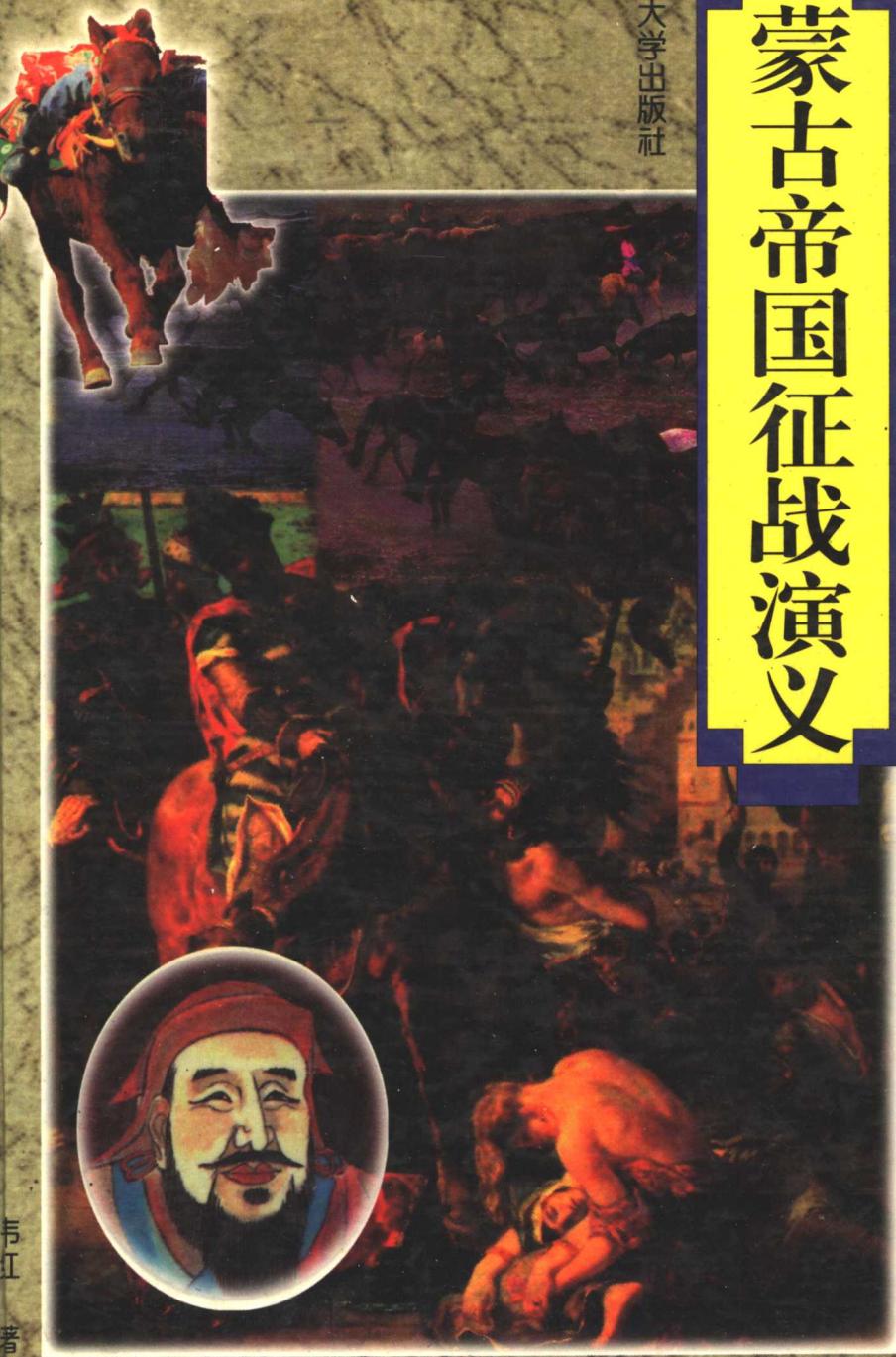


世界史通俗演义丛书

四川大学出版社

蒙古帝国征战演义



蒙古帝国征战演义

韦 红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柏槐 封面设计/陈 默 责任印制/张 凡

韦 红 著 (川)新登字 014 号

蒙古帝国征战演义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电话:(028)5223875—62526 邮编:61006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875 插页:4 字数:440 千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7-5614-1543-5/I·204

定价:26.00 元

目 录

第一回	少年铁木真遭难遇义友 新娘孛儿贴献宝结父汗	(1)
第二回	铁木真联军救爱妻 札木合兴师伐盟友	(15)
第三回	报前仇蒙汗得美妇 信谗言鲜昆启战端	(31)
第四回	木合黎献策灭克烈 太阳汗拒谏亡乃蛮	(47)
第五回	降诸部铁木真称帝 征金邦完颜珣求和	(61)
第六回	萧也先设计取辽东 屈曲律负义失西辽	(77)
第七回	别都鲁丁施计巧离间 蒙古三军西征智破敌	(92)
第八回	耶律楚材策反撒马尔罕守军 者别统将穷追花刺子模苏丹	(105)
第九回	窝阔台火攻玉龙杰赤 拖雷军风卷呼罗珊州	(118)
第十回	长春真人应召布道 成吉思汗奉天班师	(132)

第十一回	智行诈者别铁骑胜取诸地 巧离间钦察联军败走麦城	(144)
第十二回	图中原木合黎鞠躬尽瘁 亡西夏蒙古汗寿终正寝	(158)
第十三回	立新君楚材献良策 征金邦拖雷立大功	(173)
第十四回	破蔡州金主自缢身亡 走印度苏丹东山再起	(188)
第十五回	加秃丁赔母丧命 札兰丁嗜酒溃师	(203)
第十六回	征鲁木拜住大败凯豁思鲁 侵东欧蒙军横扫俄罗斯境	(217)
第十七回	拜答儿夺城捐生 速不台渡河破敌	(231)
第十八回	南征未已蒙汗驾崩 贵由在途皇后摄政	(245)
第十九回	贵由继位谋诛贴木格官属 蒙哥嗣统罪斩失烈门同党	(257)
第二十回	围麦门底司鲁坦丁失策出降 攻阿拉模忒脱古思献计破敌	(271)
第二十一回	巴格达叛臣起内忧 哈里发大言致外患	(285)
第二十二回	速浑察水淹艾伯格军 旭烈兀马踏漠斯塔辛	(299)
第二十三回	蒙古军擒拿纳昔儿王 忽秃思大败怯的不花	(313)

第二十四回	忽必烈奉命陷大理	
	蒙哥汗聚兵攻西蜀	(328)
第二十五回	史枢攻破苦竹隘	
	王坚固守钓鱼城	(342)
第二十六回	闻凶信忽必烈王从谏班师	
	图汗位阿里不哥举兵谋叛	(356)
第二十七回	西征建国旭烈兀归天	
	南下伐宋宋降将献策	(370)
第二十八回	阿术破樊围襄降文焕	
	伯颜声东击西渡长江	(384)
第二十九回	败权奸元三军逼近临安	
	降宋主忽必烈一统中国	(400)
第三十回	弑汗主巴鲁刺思部称雄	
	战诸侯察合台汗国二分	(417)
第三十一回	蒙兀儿汗怒讨敌部	
	姻亲兄弟卷土重来	(430)
第三十二回	也里牙思火者大败贴木儿兵	
	撒马尔罕城民险退蒙兀儿人	(445)
第三十三回	兄弟阋墙跛贴木儿败投附马	
	血亲复仇凯胡斯劳诛杀忽辛	(458)
第三十四回	求和平罕匝答许身只罕杰儿	
	谋统一贴木儿大战哈马儿丁	(472)
第三十五回	图汗位脱脱迷失屡攻白帐京城	
	扩疆域跛贴木儿数侵伊儿汗国	(485)
第三十六回	恩将仇报脱脱迷失挑战	
	弃主他投花剌子模覆灭	(498)

- 第三十七回 将计就计安加提尤里败北
 黔驴技穷黑的儿火者求和…………… (510)
- 第三十八回 哈赞赤巧施缓兵计
 贴木儿智摆心字阵…………… (524)
- 第三十九回 将士协力印度象阵遽破
 军民离心叙利亚城屡陷…………… (535)
- 第四十回 西伐奥斯曼拜牙即被擒
 东征大明朝贴木儿归天…………… (550)

第一回 少年铁木真遭难遇义友 新娘孛儿贴献宝结父汗

大地滚滚翻腾，
天下到处作乱。
谁能在被窝里安睡，
人们互相残杀。

——《蒙古秘史》

话说公元十一、十二世纪时，蒙古高原星天旋转，诸部急战难休，众生惶惶不安。先是蒙古部首领海都攻灭斡难河强部——札刺亦儿部，从此势力日大。海都次子察刺孩领忽受有辽朝“令稳”官号，其子想昆必勒格升号“详稳”，父子相继任辽属部官。金初，全蒙古各部落联盟推举海都长子之孙合不勒为汗，蒙古部落首领自此始用汗号。察刺孩领忽之后裔形成泰亦赤乌惕部，合不勒汗家族号乞颜部，各自拥有许多部众。

合不勒汗曾入朝金朝皇帝，然金朝恐蒙古强大成为边患，企图将其杀死，未遂，蒙古遂叛金。此后数十年间，双方战事不断。金人利用属部塔塔儿人攻打蒙古，俘杀俺巴孩汗等蒙古首领，并派兵入蒙古剿杀掳掠，蒙古亦多次攻掠金朝边境，劫掠牲

口财物等，以为报复。时蒙古乞颜部周围居住有许多强大部落。东有塔塔儿部、弘吉刺部；南有汪古部；西有克烈部、乃蛮部；西北有篾儿乞部、斡亦刺部；再西北有吉利吉思部。在篾儿乞部之北，又有刺忽诸部。各部落只识弯弓射仇敌，弹若走石，人似飞沙，皆以争夺奴隶、骏马，掳掠别人妻子儿女为人生快事，视刺刀见红、飞箭射心为豪杰壮举。其中以乞颜部与塔塔儿部、篾儿乞部为世仇，双方兵戎相加，狼烟四起，厮杀不断，这才引出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来。

公元 1176 年的一天，蒙古乞颜部与塔塔儿部摆阵大战于克鲁伦河畔。两军相逢处，只见乞颜部众骑中冲出一员大将，长得虎背熊腰，骑一匹枣红马，手执一柄利剑，奔至阵前，给人以不怒自威之感。此人名曰也速该，乃乞颜部可汗忽图刺之侄。但听见也速该勒马对塔塔儿人喝道：“对面何人出来受死？”话音刚落，塔塔儿部中冲出一员大将，直奔而来。也速该并不慌忙，又道：“本将不杀无名之辈，报上姓名再战不迟。”那人也不迟疑：“我乃豁里不花，休要猖狂，看招。”说罢，手持长矛直刺也速该。也速该手持宝剑相迎。两马相交，不过数回合，也速该瞧个破绽，轻舒猿臂，竟将豁里不花生擒活拿。这景象早激怒了塔塔儿部中一员猛将。只见他圆睁豹眼，倒竖虎须，策马奔至阵前大叫道：“也速该休走，铁木真兀格来也。本将今天要与你定个高低。”也速该见状，也不搭话，拨马来战。二人抖擞精神，酣战五十余回合，不分胜负。也速该心中暗暗称赞：久闻铁木真兀格骁勇异常，今见之，果然名不虚传。料知一时不能取胜，也速该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佯装力不能支，拨马便逃。铁木真不知是计，打马直追过去，眼见快要赶上，也速该猛地回身一剑，正刺中自己所骑马肚，铁木真急不能防，当场落马被擒。塔塔儿部见

连失两员大将，阵脚顿时大乱，乞颜部遂乘机冲杀，掠去大批奴隶、牲畜，奏凯班师。

乞颜部众正行至迭里温盘陀山前，忽有小厮骑马来报也速该：“大帅，有一喜事相报。”也速该不解其意，急问道：“何喜之有？”那小厮笑曰：“恭喜大帅，夫人适才产下一子。”也速该听罢，神情大悦，忙快马加鞭，直奔妻子帐幕。

刚进帐篷，也速该便听到一阵婴啼，声音宏亮，心中甚是欢喜。其妻诃额仑见丈夫回来，道：“此子临盆时右手握一凝血大如髀石，煞是奇异，众皆曰此乃吉兆。”也速该颇感奇异，便抱过婴儿仔细端详，只见此儿双目有神，面容放光，不似寻常孩儿，遂道：“我观此子非等闲之辈，日后必成大器。”诃额仑道：“既如此，该有个响当当的名字才行。”也速该听罢，沉思片刻曰：“我此番出征，擒住了武艺高强之塔塔儿部大将铁木真兀格，此乃我生平一大快事。今得此儿，不妨取名铁木真，以示纪念。”诃额仑点头应诺。

且说可汗忽图刺不久染病身亡，也速该嗣位。因战胜塔塔儿部并擒获铁木真兀格，也速该声威大震，各部落纷纷来投，一时四境平靖，也速该也乐得享受天伦。此后，诃额仑又为他生下三儿一女，一名曰拙赤合撒儿，一名曰合赤温，一名曰帖木格，一名曰铁木伦。同时，也速该另娶一房，又生下二子，名曰别克帖儿、别勒古台。

光阴荏苒，春秋代序。铁木真渐渐长大。九岁那年，也速该欲给铁木真订亲，遂问其妻诃额仑道：“眼见铁木真日渐成人，不知何方女子可般配我儿？”诃额仑笑道：“我娘家弘吉剌部女子尽皆美貌，何不去那里结亲？”也速该听罢甚喜，曰：“夫人所言，正合我意，如此还可亲上加亲。”

次日，也速该携铁木真去弘吉刺部寻亲，行至扯克彻儿山与赤忽儿吉山之间，恰遇弘吉刺部首领德薛禅。德薛禅问曰：“你父子二人来此何干？”也速该答道：“我正欲去弘吉利部为我儿娶亲。”德薛禅闻言，转视铁木真，见铁木真长得天庭饱满，且目中有烨，面上放光，不似那碌碌无为之辈，便笑道：“我昨夜得一梦，煞是奇异。梦见一白海青鸟携日月从天而降，落入我手上立定，疑是大吉之兆。今你父子二人来此，正应我梦，此乃福音也。如若不嫌弃，请到陋帐中一坐。”实则德薛禅见也速该蜚声莽原，其子铁木真又一表人材，意欲攀亲，遂顺口编出如此美梦来。他又道：“人皆夸敝部有美貌之女，娇媚之甥，然敝部向来未据此与他国相争。一旦贵部新汗登基，我部即将花容之女，乘以巨车黑驼，送往贵部，使其居于后妃之位。如蒙不弃，我有一爱女，已自长成，愿为你儿妇。”也速该听罢哈哈大笑，随主人进入毡帐。德薛禅遂唤出女儿，令其拜见也速该。也速该抬头一瞧，心中暗喜。只见此女娇小年华，风韵绰绰，美丽非凡。动问之下，知此女名勃儿贴，年长铁木真一岁。也速该大为满意，当下应允这门亲事，以所带骏马作聘礼。是夜，父子二人便宿于德薛禅帐中。次日清晨，也速该留下铁木真作赘婿，独自一人返乞颜部。临行之时一再叮嘱：“我儿自幼惧狗，望勿令狗惊之。”

也速该归途中恰遇塔塔儿人设帐陈筵，遂入筵求饮。也速该生性粗豪，无防人之心，早已忘却九年前大掠塔塔儿人之事。然塔塔儿人却深仇难忘，一下认出来人乃也速该。席间，塔塔儿人不动声色，殷勤上酒，也速该酒足饭饱后，方起身告辞，跨马回家。

行至途中，也速该渐觉腹中隐隐作痛，还寻思是偶感风寒，走了三天，才勉强回到家中。谁知以后，病情愈发严重，腹中大

痛不止，脸色铁青，口吐血沫，方知自己已受塔塔儿人毒害。眼见医疗无效，死期将至，也速该半昏迷中气息微微，呼道：“谁在我身旁？”家奴蒙力克回答：“奴才在。”也速该遂点头示意其近前，并嘱咐：“蒙力克，你一向对我忠心不二，我很信任你。我带儿往弘吉刺部聘女，归途中为塔塔儿人所毒害，此仇一定要报。……只可怜我那妻室儿女，日后不知将落入何种境地？我儿尚幼，你务必全力扶助之，烦你速去领我儿铁木真回来……”言未尽，竟接不上气来，两眼一闭，命归黄泉。

蒙力克待料理完也速该丧事，不敢久等，即去弘吉刺部德薛禅家接铁木真。途中蒙力克寻思：若德薛禅得知也速该已歿，说不定会将铁木真扣下为奴，切不可说出真相。至德薛禅家，蒙力克灵机一动，谓德薛禅道：“我乃也速该家奴。我家汗爷思子心切，令我前来领回铁木真。”德薛禅信以为真，道：“亲家若思子心切，可将铁木真领回，见后当速归来。”遂选良马交与铁木真，与蒙力克同行。

铁木真随蒙力克回到家中，见父亲已死，放声大哭，众劝不止。时蒙力克之父察刺合老人拉住铁木真手道：“铁木真，人死不能复活，痛哭何用？你当继承你父汗之大业，巩固所统部落，报仇雪恨，望自重。”铁木真闻之有理，遂止悲声，暗下决心，要为父汗报仇。

俗言曰：树倒猢狲散。此言真个不假。也速该一死，原已归属之部落便作鸟兽散，分道扬镳，各寻去路。时泰亦赤兀惕部头目早有图谋汗位之野心，今也速该一死，以为时机已到。一日，泰亦赤兀惕部落头目塔尔忽台乞邻勒秃黑和脱朵延吉儿帖欲沿斡难河迁走，并带走也速该生前属民百姓。察刺合老人前去劝阻道：“也速该在世之时，待你等不薄，今人刚去世，你等何以做

出此等不义之举。”脱朵延吉儿帖道：“今深水已涸，朋石已碎，留此作甚？”老人不甘罢休，继续劝阻，一时激得脱朵延吉儿帖怒起，竟挺起长枪猛刺其脊背。察刺合老人负痛挣扎而归。诃额仑母子见状大哭。察刺合对铁木真道：“我去劝阻离散部众，为泰亦赤兀惕人所伤。”言罢气绝身亡。诃额仑见状，亲自持旄纛出发，追赶散去的部众。虽有部分散众被追回，然不久亦随泰亦赤兀惕人迁走。

铁木真所部因各部之离散，势遂衰微。诃额仑带着七个幼子，无依无靠，在斡难河上游草原上艰难度日。不想一日，铁木真兄弟之间竟演出一场悲剧来。却说这天，铁木真、合撒儿、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几兄弟在斡难河畔钓鱼，合撒儿先钓起一条，其状美丽异常，别克帖儿与别勒古台见之眼红，便欲抢夺。然别克帖儿见铁木真在此，不宜明抢，便以观瞧为由，夺之而去。铁木真与合撒儿见状，气愤难平，遂回家将此事告诉母亲诃额仑。诃额仑听罢，不仅不为铁木真等说话，反而怒叱道：“住嘴！你等兄弟之间，竟为一条小鱼如此，岂不让人笑话？须知我等如今正影外无友，尾外无缨，务必同心，方可向泰亦赤兀惕人复仇。如此闹将下去，你父汗之事业将如倾覆之水，不可恢复。”铁木真与合撒儿被母亲训斥，虽表面唯唯诺诺，心中却甚为不服，乃出帐蓬而私语道：“昨日夺我等所射之云雀，今日又夺我等所钓游鱼，长此以往，不可共存也！”两人遂向野外跑去。

时别克帖儿正在小山上放牧。铁木真与合撒儿二人在茂密之草莽中匍伏前进，渐渐接近别克帖儿。别克帖儿毫无察觉，俟铁木真等突至近前，弯弓搭箭欲射之时，方才发觉，惊呼：“你二人欲何为？为何总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我等虽有间隙，然终归是同脉兄弟，怎忍心自相残杀？”铁木真等听罢不为所动，斥

道：“你屡次跟我等作对，欺负兄弟，今日必叫你死，免得日后为我等之患。”别克帖儿见其决心已定，答曰：“我死不足惜，只求你等不要杀别勒古台。”说罢，乃盘腿等死。铁木真弓满箭发，直射入别克帖儿前胸，别克帖儿应声倒下。铁木真与合撒儿兄弟二人扬长而去。

诃额伦闻知此事，不禁怒从中来，严厉责骂道：“杀人魔鬼，我厚爱你二人，原本期望你等能齐心协力，共向泰亦赤兀惕人及塔塔儿人复仇，然你等却类同禽兽，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如此下去，你等如何复仇，又如何振兴我等部族？”铁木真见母亲动了真火，情知不妙，便走近别克帖儿生母前跪下。别克帖儿生母乃是一贤淑本分之女子，虽说亲生儿子之死令其伤心之至，然知事已发生，无法挽回，乃曰：“你等兄弟本不应手足相残，如今事已至此，只好作罢。只是记住，别勒古台仍是你等好兄弟，须加倍对其友爱，如同对待自己影子一般才是。你等且退下吧。”铁木真本以为自己会遭致惩罚，不想此事如此轻易了结，喜出望外，慌忙谢恩退下。及出，对合撒儿悄声道：“今后我等须如此作战：别等人家拔箭，先射穿其喉咙！如此方能成为人上人。”

冬去春来，时去数载。一日，铁木真兄妹六人同往山中游猎，恰遇泰亦赤兀惕人首领塔儿忽台。塔儿忽台见铁木真已长大成人，双目炯炯有神，奇伟异常，心中暗想：“这群雏鸡，今已长成，日后必来复仇，我何不在现在就斩草除根？”遂立即率领大队部众，扑向铁木真兄妹六人。

铁木真见状，知事不妙，急命兄妹等赶紧逃入附近丛林，立藩寨以拒敌。别勒古台挥刀砍倒树木，加固藩寨。合撒儿、铁木真射得一手好箭，立在寨门前与来敌对射。只见双方弓弦鸣响，羽箭交飞。泰亦赤兀惕人一时无法得手，便叫道：“我等前来捉

拿铁木真，与他人无关。”众人一听对方指名追拿，不禁心慌，忙叫铁木真骑马逃命。

铁木真见泰亦赤兀惕人冲自己而来，为不连累他人，遂洒泪向弟妹们告别，独自骑马逃到帖儿古捏山，钻入丛林。泰亦赤兀惕人闻报，想林中搜寻不便，只是紧紧围住丛林，欲等铁木真出逃时，再行捉拿。铁木真在森林中一躲三日，只寻得些野果充饥。至第四日，腹中实在饥饿难忍，遂牵马出来。正欲上马，忽听啪哒一声，马鞍翻落下来，回头一看，鞍子肚带扳胸仍旧扣着，铁木真甚感奇怪，寻思此乃天意，阻我出林冒险，复回去又躲了三日。再出来，正行走间，突有一块巨石轰然落下，挡住去路。铁木真不禁仰天长叹：“长生天，为何再次阻我出林？”只好又退回丛林。至第九日，终耐不住饥渴，心想：与其这样挨饿等死，不如出去试试运气。决心已定，遂抽出大刀，挥刀斩断缠在巨石周围的藤条和树枝，开出一条小道，牵着马，徐步下山。正此时，猛然听得一声胡哨，只见泰亦赤兀惕人蜂拥而上，刀枪四起，将铁木真团团围住。塔儿忽台哈哈大笑，道：“铁木真，你果然利害，竟深藏林中达九日之久。然这并非久藏之地，既已出来，就与我一起下山吧。”说罢，招呼部众齐上。铁木真一时寡不敌众，终于遭擒。

塔儿忽台即命属下将铁木真带回泰亦赤兀惕人营地。时值初夏，泰亦赤兀惕人依着故例，在斡难河畔开宴庆祝，只顾畅饮欢娱，一时无暇处死铁木真，仅以枷锁置其颈，令一弱卒看守。眼见宴会正兴，泰亦赤兀惕人个个狂饮，烂醉如泥，铁木真心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遂悄悄接近看守人，突然双手举枷猛击其头部，只听得扑通一声，可怜看守人猝不及防，当即被打得脑浆迸裂，倒地身亡。铁木真绝处逢生，死命逃去。跑不久，就听有

人叫喊：“铁木真逃矣！”紧接着，又听见马蹄声四起。

原来塔儿忽台正畅饮间，突然觉得仅以一名弱卒看守铁木真恐有差失，故派人回来查看。待至囚禁处，只见守卒倒地，铁木真不见踪影，方知事不妙，便大叫起来。铁木真见大队人马来追，料定不久将被追上，便灵机一动，迅速逃入附近的河水中，仅露出面目，以木枷作浮子使用。

这边泰亦赤兀惕人大队人马沿斡难河搜寻。是夜，月华如练，茫茫原野，亮如白昼。突然，一老翁隐约听见水中有动静，乃转过身来查看，见水中浮有一人。铁木真见有人发觉，寻思道：“我命休矣！然那老翁并不声张，上前低声道：“且莫惊慌，想必你即是在逃的铁木真。我看你目中有神，面上放光，非寻常之辈，日后必成大器，故招泰亦赤兀惕人嫉恨，欲加害于你，以免你日后与你父汗一般威震天下。你在此别动，我不告诉别人就是。”说罢佯装继续向前搜去。原来此老翁名曰锁儿罕失刺，生就一副菩萨心肠。老人见大队追兵走远，便转回原地，探身于岸边，谓铁木真曰：“追兵已远，且速速上岸逃命。若见着别人，休说曾与我相见。”铁木真上岸，谢过救命之恩，起身便跑。但走不多远，又寻思道：“如今天黑路险，腹中饥饿难忍，身体疲惫不堪，且木枷在身，如何逃得脱？不若悄悄尾随此老翁至其家，求其再救一命。遂悄随其后。

锁儿罕失刺刚进家门，便觉有人跟踪，回头一看，乃铁木真，大惊失色道：“你不速寻你母亲，却随我来此，何故？倘若让别人看见，我等性命皆休矣。”铁木真对道：“多谢老人家适才救命之恩。只是我多日未进饮食，还带着重枷，如何能远逃。但求老人家救人救到底，日后定当重报。”锁儿罕失刺尚在迟疑，忽从屋内走出一翩翩少年道：“雀儿逃出樊笼，藏于丛林，丛林

必荫蔽之。难道我们父子反不如草木乎？父亲须救他为是。”此少年乃老人之长子，名曰赤老温。老人无奈，只好点头应允。赤老温忙上前打开木枷，投入火中烧毁，又端出马奶等物，让铁木真饱餐一顿。用餐完毕，铁木真顿感精神，便谓父子二人道：“我若有得志之日，定当报答老人家鸿恩及哥哥的大德。”言未讫，又有一少女来到跟前。只见此女长得似出水芙蓉一般，纯情娇媚，楚楚动人。铁木真竟一时看呆，忘了言语。锁儿罕失刺见状，忙道：“此乃小女，名合答安。你在此恐被人发觉，不如暂匿羊毛车中，叫我小女照看。如有饥渴不适，可与小女说明。”合答安见铁木真长得一表人材，气宇非凡，心中已是喜欢，便上前对铁木真道：“且随我来。”遂将其引至羊毛车旁，令其入内，自己则将羊毛撒入，掩住铁木真。事刚完毕，忽听帐外一片嘈杂声，高喊要搜查，合答安慌忙嘱咐铁木真：“在车中别动，一切由我等应付。”

原来泰亦赤兀惕人未寻找到铁木真踪迹，料其带着木枷不会走远，必是有人窝藏，故逐户搜查。众人至锁儿罕失刺家，翻箱倒柜，搜遍每个角落，毫无所获。正欲离去，忽有一人走至羊毛车前，动手往外抓羊毛。铁木真听到外面响动，惊缩成一团，屏住呼吸，不敢稍动。合答安见羊毛快被抓完，心中紧张，忍不住上前说道：“如此热天，谁能长久藏于羊毛车中？即使藏在其中，岂不窒息而死？”众人见合答安言之有理，便催搜车人快走，往他处搜索。合答安见众人已去远，忙将铁木真从车中拉出，只见铁木真已是大汗淋漓，全身湿透。时锁儿罕失刺和赤老温方从惊悸中恢复过来。锁儿罕失刺急上前道：“我等差点为你丢失性命，如今还是请你速离此处，寻找你母亲兄弟去吧！”说罢，赤老温已牵来一匹白口黄肚牡马，送与铁木真，又令人烤了一只羊羔，